

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视角论

熊江梅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摘要: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虽表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但考其本意,依然不失“史”之用意,故其叙事思想多承继史传叙事思想。综观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就叙事视角而言,多因循史传“中立型”全知叙事视角,在貌似客观、中立的叙述中,却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主体性色彩。

关键词:史传;杂史;叙事视角

杂史之“杂”,暗示了其并非“正史”,较之正史,杂史显然更多小说意味。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的杂史,今存本相对完整者,有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两汉的《燕丹子》、《吴越春秋》、《越绝书》,汉魏六朝的《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杂史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但考其本意,实则出于“博采广览”,“以备遗亡”(《隋书·经籍志》),依然不失“史”之用意。故而在叙事思想上亦深受史传影响,本文旨在对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视角思想作具体分析。

一

在叙事学中,视角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1]因此,在叙事文本中,视角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什么是叙事视角呢?胡亚敏认为,叙事视角是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换句话说,叙事视角探讨的是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和讲述故事,^[2]因而视角在叙事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曾经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3]

叙事视角的选取有其内在依据。为了加强史传

的权威性、真实感和传达史家的“史识”,必然要求采用全知叙事视角。因为史传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亦即叙述围绕着从总体的叙述位置看已经过去的行动和事件展开,这种叙事的特点在于确定性和事实性。况且,中国古代史传不仅要保存信史,还强调“惩劝鉴诫”的述史职责,这就需要在总体上采用全知视角的回顾性叙述。在史传中,被叙述的事件过程呈现为先前事件,叙述者对整个事件过程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并根据自己的反思与评价,对事件进行选择与重构,从而把过去的事件组合成具有统一结构和意义的总体。这种“回头赋予意义”的叙述同样需要如上帝般洞悉世事的全知全能的眼力。故此,中国古代史传尽管在局部也有限制叙事视角的成功运用,但整体上采用全知叙事视角类型。

在全知叙事视角下,叙述者既知悉对象的一切,又具有评判对象是非功过的才能,兼具鸟瞰宏观世界和细察微观细件的多重功能,便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全方位地表现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人事关系与兴衰存亡的形态,借此赋予历史世界以确定的结构与意义。如《史记》,就是采用回顾性的全知叙事视角。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是漫长的,可供史家选用的事例是繁多的,制约史事择取的是史家的“史识”,司马迁是在确定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后,回头“将意义赋予历史人物的行动和事件”。这样,才能借助三、五事件将一个历史人物塑造得入骨三分、栩栩如生。如《史记·项羽本纪》,

收稿日期:2008-09-17

作者简介:熊江梅,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论。

即便叙述项羽反秦之前的早年逸事,也是在回顾性的全知叙事视角下完成的,这些“琐事”的选用是饶有深意的,是作者站在后来的时间位置上,以综合的眼光审视整个事件过程与结果作出的总体评价的一部分。

当然,采用全知叙事视角,并不意味着所有已经发生的事均被平等呈现,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史传不仅提供史实,更强调为历史提供一种阐释。因此,史家的全知叙事视角往往以回顾性叙述出现,是史家在对整个历史有相当完整的了解的基础上,“回头将意义赋予行为和行动”的叙述,它不仅决定了历史事件的“选择”,而且决定了它们的呈现顺序。所以,在史传中,任何事件的描述都是根据它们被“赋予的意义”来进行的。当然,在中国古代史传中,为了使叙事更显真实、客观和公正,从而确保其权威性,这种“赋予意义”的特权被作者有保留地放弃了。因而,中国古代史传的全知叙事视角表现出中立性特征。所谓中立性叙述,即叙述者并不直接抛头露面介入叙述,尽量客观呈现事件与人物言行,叙述仿佛只是对所见之事的记录,是对言说时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记录。杂史追慕史传,亦多采用中立型全知叙事视角。

二

杂史在出入史实的同时,比史传更多采用神话、民间传说等神异化幻想材料,故其叙事往往氤氲着离奇色彩,《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胜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这里的评价强调的是杂史中包含的虚构性因素,同时我们也可清晰地感受到全知叙事视角的存在。

如《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周穆王见西王母”、“周穆王哀盛姬之死”等细节描摹,均显示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知叙事视角特征。且看“穆王见西王母”: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此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

野,虎豹为群,于鹊为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翻山,乃纪名迹于翻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穆王史料见于《史记·周本纪》,已略嫌音影模糊,至于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之事,在《史记》中更是语焉不详。史料的欠缺和零散,给“穆王见西王母”的叙事以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而《穆天子传》中所载“周穆王见西王母”一节,叙述笔致周详委婉,人物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更有情思雅妙的酬唱赠答,从而清晰地显示了全知叙事视角的存在。

《吴越春秋》中,此类显示全知叙事视角的细节更多。如伍子胥父兄在楚被谗冤死后,子胥奔宋、郑诸国,均无法实现其报父兄之仇的愿望,于是逃奔吴,至于昭关,幸逢渔夫渡其过江,救他一命,饷其麦饭鲍羹后,又谢绝了子胥的解剑相遗,而渔夫本人因子胥诫其“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而自沉灭口了。但在后来伍子胥破楚伐郑之时,渔夫之子却能借助其父对子胥的救命之恩,轻而易举地退吴之兵。其中叙述伍子胥由昭关入吴,江上渔夫送他过江,饷以麦饭鲍羹后,

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与渔者,“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相答。渔夫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夫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勿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夫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夫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

后来,当伍子胥提兵入楚,破楚鞭尸后,又引军击郑之时,郑国上下一筹莫展,这时,渔者之子自告奋勇去退敌:

郑定公大惧,乃令国中曰:“有能还吴军者,吾与分国而治。渔者之子应募曰:“臣能还之,不用尺兵斗粮,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还矣。”公乃与渔者之子橈。子胥军将至,当道扣橈而歌曰:“芦中人!”如是再。子胥闻之,愕然大惊,曰:“何等谓?”与语:“公为何谁矣?”曰:“渔夫者子。吾国君惧怖,令于国:有能还吴军者,与之分国而治。臣念前人与君相逢于途,今从君乞郑之国。”子胥叹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于此,上天苍苍,岂敢忘也。”于是,乃释郑国,还军守楚。

“渔夫救伍子胥”一事,早已随着渔夫的自沉成为秘密,渔夫之子又从何得知?这恐怕只能用全知叙事视角的“无所不知”特点方能自圆其说。

三

与史传叙事视角一样,杂史在多采用全知叙事视角的同时,亦多表现出中立性特点。也就是说,在保持叙述者全知权力的前提下,叙述者并不直接介入叙事,而是尽可能地消除叙述者介入的人为痕迹,仅仅充当故事的“目击者”和“记录者”,让故事人物充分地自我展示,故事仿佛是自发进行的,从而最大程度地显出事件的原生态。

当然,也如同史传叙事一样,这种叙事视角的中立是有限度的,叙述者的声音总有或隐或显的流露,是可以辨识的。即如杂史擅用的描写,表面上是故事的自行展示,但恰如布斯所指出的,“显示”潜藏着“讲述”,一个象征性的细节,人物的某个特定动作,着意采用的反讽与含混等,实际上都有“讲述”的功能,不是“讲述”消失了,而是“讲述”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出现。

如在《穆天子传》中,全知叙述者仿佛只是“展示”了周穆王西巡北征的场景。但细读文本,这些场景“展示”并不仅仅是一种中立客观的叙述,而是一种有意味的设置,显然具有“讲述”功能,或隐或显地流露叙述者的用意和主体性色彩。从文本中可以体会到,身经战国乱世的作者对于周穆王盛世显然心向往之,只是这种主体意识的表露比较含蓄。比如在卷五,叙述者饶有深意地设置了一个穆王垂拱而治的突出事件:“毕人告戎,曰:‘浚翟来侵’,天子使孟愈如毕讨戎。……天子临于军丘,狩于菽。季冬甲戌,天子东游,饮于祈,射于丽虎,读书于黎丘。献酒于天子,乃奏广乐。安排战事之后的这番从容优游,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周穆王盛世的升平气象。另外,作者还数次描写穆王赋诗言志,表达其心忧天下、不忘国计民生的仁者之心,这期间无疑寄托着作者对盛世的怀念和追思,从而显示了清晰的叙述者的声音。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二书主要勾勒了吴越二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并重点叙述吴越争霸和勾贱灭吴。但叙述者显然没有局限于“中立型”叙事视角,而在历史事件的“呈现”和历史人物的“表演”中,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褒贬倾向,并含蓄地传达出

作者的历史认知和道德立场。

《吴越春秋》,名为“春秋”,其攀缘史籍的用意十分清晰,它显然并不满足于对吴越史实的“客观”记载,而力图通过吴越两国的兴亡表达作者的历史哲学,所以不可能保持纯粹的中立性叙事视角。《吴越春秋》将叙事分为两大板块,前五卷中主要叙吴事;后五卷中主要叙越事。就吴而言,作品重点叙述吴王夫差刚愎自用、亲近奸小、逼杀忠臣,最后落得个国破身亡、为天下人所耻笑的下场;就越而言,则重点叙述越王韬光养晦、卧薪尝胆、潜心复仇的坚韧意志,其褒贬倾向是一清二楚的。

但叙述者并不直接抛头露面大发议论,而借助叙事修辞,潜在影响读者的情感价值评判倾向。最典型的是白描式场景“展示”转化成情境式“讲述”。如勾贱入臣吴国,临行时在江上与群臣惨惨相别:

越王勾贱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大夫文种前为祝,其词曰:“皇天佑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天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越王仰天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种复前祝曰:“大王德寿,无疆无极。乾坤受灵,神祇辅翼。我王厚之,祉佑在侧。德销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归越国。觞酒既升,请称万岁。越王曰:“孤承前王余德,守国于边,幸蒙诸大夫之谋,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耻,为天下笑,将孤之罪耶?诸大夫之责也?吾不知其咎,愿二三子论其意。”越王曰:“孤虽入于北国,为吴穷虏,有诸大夫怀德抱术,各守一分,以保社稷,附何忧焉?”遂别于浙江之上,群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叹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闻死,其于心胸中会无怵惕。遂登船径去,终不返顾,越王夫人乃据船哭,顾鸟鹄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鸟鹄,凌玄虚兮翩翩。集州渚兮忧恹,啄虾矫翻兮云间。任厥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惴惴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在场景“展示”中肆力铺陈渲染,突出描绘了勾贱的仰天叹息和夫人的引颈哀歌,更兼茫茫江面,鸟鹄徘徊,使得一个简单的告别场面充满了悲剧性色彩。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展示夫差战败,无地自容,引剑自裁的场景时,字里行间却丝毫感受不到惋惜之意,作者还特意安排夫差兵败自杀前表白其悔意云:“吾生既惭,死亦愧矣。”(下转第 68 页)

结构。

《倾城之恋》中出现的四个主要意象都浸染着苍凉的调子,深深地传达了人生的苍凉意味。这些意象的运用,给张爱玲的小说增添了含蕴无穷的审美意味,极大地强化了小说文本的耐读性。

(责任编辑:李珂)

参考文献:

- [1] 杨义. 中国叙事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67.
- [2]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 [J]. 苦竹, 1944(2).
- [3] 张兰生. 张爱玲小说的圆形结构艺术 [J].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2).

(上接第27页)

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睹忠臣伍子胥及公孙圣。使其无知,吾负于生。死必连结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愿复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见我形,吾何可哉!而且让越国大夫文种历数其六大罪状,指斥其昏庸、骄狂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大夫种书矢射之,曰:“上天苍苍,若存若亡。越君勾贱小臣种敢言之:昔天以越赐吴,吴不肯受,上天所反。勾贱敬天而功,既得返国,今上天报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吴有大过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谏而身死,大过一也。公孙圣直说而无功,大过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妄语恣口,听而用之,大过三也。夫齐、晋无返逆行,无惭侈之过,而吴伐二国,辱君臣,毁社稷,大过四也。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吴侵伐,大过五也。昔越亲戕吴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从天命而弃其仇,后为大患,大过六也。”

作者对夫差的贬抑,恰与对勾贱的同情褒扬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显示出叙述者声音。

《燕子子》中,叙述重点在“燕丹求荆轲刺秦”,这一叙述重心的确立决定了叙事视角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当然,这种“主观性”同样是借助叙事修辞含蓄传达的。如述及燕丹求荆轲刺秦的缘起时,设

置了这么一个细节:燕丹作为人质被羁押在秦,因不堪忍受秦的虐待,思归故国,秦王以“乌头白、马生角”等条件来刁难他。这些条件显然是无法实现和满足的,但故事却告诉我们,这些苛刻的条件都实现了,于是燕丹成功地逃回故国。这里的叙述是饶有意味的,作品就是借用这种“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幻想性细节,含蓄地表达了对暴秦的切齿之恨,从而消解了叙事视角表面上的不动声色,含蓄地传达了叙述者的主观性评判。

综观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对叙事视角的处理,多因循史传“中立型”全知叙事视角,在貌似客观、中立的叙述中,却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主体性色彩,这显然与杂史以“史补”自居的创作主旨直接相关。

参考文献:

- [1] 杨义. 中国叙事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191.
- [2] 胡亚敏. 叙事学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9.
- [3] 路伯克. 小说技巧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6: 251.

(责任编辑:黄声波)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n degraded from comrade - in - arms to class enemies, and returned to the level based on reality and economy. At present stage, the image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held by the Russian people in the far - east area is that of the whole Russian people to a large extent.

Key words: China;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the far-east region of Russia; state image

(5) O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Miscellaneous History of Pre-Qin, Two Hans, Wei, Jin and the Six Dynasties

XIONG Jiangmei(025)

College of Humanit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miscellaneous history of Pre-Qin, Two Hans, Wei, Jin and the Six Dynasties shows some novel color, it is still history records with narrative connotation of history. Its narrative perspective is neutral and omniscient. In the seemingly objective and neutral narration, there is more or less subjective color.

Key words: history records; miscellaneous history; narration perspective

(6)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 The Soul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LONG Juan(031)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is composed of two aspects: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at between humans and humans.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two developing periods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s the core them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rries the most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writers and highlights their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n-nature relationship, bringing into prominence the valu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7) On the Contrast Structure about Hope and Despair in Poems of Heart by Ruan Ji

LIU Wei-sheng(047)

Department of Chines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Poems of heart by Ruan Ji display a mood structure in which hope coexists with despair. This kind of mood structure finds expression not only in the common images of "the bird" and "the road", but also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majority of images and the majority of tables of contents of Ruan Ji's poetry. The oppression of abnormal politics, the demand of social conscience and the impulse and suppression of universal human nature result in this kind of structure.

Key words: Ruan Ji; poems of heart; Shouyang complex; mood structure; hope and despair